

卷十

書名 尚書十三卷 元和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經-書-前漢
 索書號 貴重-22
 編號 A092400

尚書卷第一

本十才元一本作古文尚書堯典第一又作尚書堯典第一

堯典第一

虞書

孔氏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遠著將遜

于位讓于虞舜攝遜遜也老使作堯典堯典堯言

可也百代曰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也能順

帝堯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放勳功欽敬也言堯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格

于信允信克能故其名聞允溢四外至于

俊德以親九族之睦高祖玄孫之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十三卷 元和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讓者不長念其為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讓含怒
則天下同怨之叢聚於其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罰殺無罪
褫此亂罰之以為戒

尚書卷第九

經二千一十五字
注三千五百六十六字

尚書卷第十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正十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

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

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未孚

于休若天棗其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

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

卷九

厥命以出於不善。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
之故，亦君所知。敢寧于上帝命，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
不敢，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允違。言君不
不，留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允違。言君不
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
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
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
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天命
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
不易，天難，謀乃其隊，命弗克，經歷天難，信無
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正
予小子旦，在繼先王之業，恭奉其明德，正非
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
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又曰：天不可信，我
政於我童子，童子成王。又曰：天不可信，我
道惟寧王德，延以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發
我留，佐公曰：君爽，我聞在肯成湯，既受命，旌
成王。我留，佐公曰：君爽，我聞在肯成湯，既受命，旌
桀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
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
謂致，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有如此伊尹，為
保衡言，天下所，在太戊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取安所，取平。在太戊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入王家。尹之職，使其君

不險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險在祖乙時則有

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若平賢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

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率惟茲有陳

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至甘盤

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

有殷故殷禮能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天惟大

家百姓豐實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旬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

臣且憂得人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

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故一

人肅事于四方若下茲罔不是乎一人天子

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公曰君奭天壽

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

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反是都滅亡以爲法戒

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公曰君奭在昔上帝

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天割制

其彘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惟文王尚克

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泥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罔天文王庶幾

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

為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大

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

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又曰無能

玉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臣

往來茲迪彛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臣猶曰

其妙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

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

良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文王亦如設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迪見

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

德蹈行顯見

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

是故受有殷之王之命

有祿武王蹈有天祿號叔死故曰四人後

暨武王誕將天威咸鑿厥言此四人後

謂謀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

明武王之德使布冒今在予小子且若梓木

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

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

王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共濟渡成

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因勛不及者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

輔成王欲

正義不訓
乃為臣

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
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
能恪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皇夫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疆惟休亦大惟艱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
窮惟美亦大惟艱難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不可輕忽謂之寡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公曰前
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其乃心為法
度乃悉以命汝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
為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
大命在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公曰

君告汝朕允之誠信我保奭其汝克敬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我呼其官而各之勗使能敬以
大不可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
不戒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
惟曰當因我文汝有咨哉言曰在時二人天
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信汝行事動當有所
此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其汝克敬德明我
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
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賢人在禮讓則後代
將於此道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大且是也

信本李元

國不言一言俾言

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成文
 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
 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化而使之
 君予不惠若茲多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不
 順若此多詰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
 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
 祗若茲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以罪放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
 卒命子罪作蔡仲之命冊書蔡仲之命蔡國
 不相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字因以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王崩時君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以庫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
 乘言少管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
 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退為衆
 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蔡仲克庸祇德周公
 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庸祇德周公
 以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主之
 侯二卿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內之蔡仲之
 治事

所封淮波之間圻內之祭名凡滅王若曰小
故取其各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子胡仲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言波能慎其祖之道歎其賢肆子命爾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故故我命波為諸
侯於東土往就波所封爾尚蓋前人之愆惟
之國當修己以敬我
忠惟孝子能蓋父惡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
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迹乃行善
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率乃祖文
以垂波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之言當循文武

違命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憲
世戒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爾其戒哉
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波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懋乃攸
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波所立
四鄰之國以蕃符王室以道康濟小民率自中
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無作聰明亂舊章小民之業備用大中之道

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政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波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

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波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哉無荒棄朕命波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

其終身奉行後冊遵則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

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成王政為平淮

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成王政夷徒奄

之政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而徙其

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周公告召公作將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伐奄在宗周誥庶邦誥以作多

方多方衆方天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

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

鎬周公告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

木道告四方無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因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波

紂暴虐紂洪惟圖天之命弗求演念于祀惟帝

降格于夏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

謹告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

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乃大滿昏不克終日

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滿昏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乃爾攸

聞言桀之惡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崇亂

乃施政敬嚴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子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勤德因甲子於二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

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

朱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亦

惟有夏之民叨憤曰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

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天惟時

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天惟時

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

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界純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求于多享

克求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

多享惟夏之桀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

國故惟夏之桀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

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暴虐於民至於百端

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乃惟成湯克以爾多

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乃惟成湯克以爾多

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刑亦用勸善用勸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釋無辜亦
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
能用勸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鳴呼王若曰誥衆方非天庸釋有夏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汝眾方非天用釋

棄桀桀紂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有辭非天用棄有殷紂用
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失謀天之命惡乃惟汝君紂用
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問之說
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
天無親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
恣無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
善故天惟下是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
聖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

善故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滅亡天以湯故五年須臾湯之子孫與其改
念聽悔而紂大為民主主購行無道事無可念
言無可聽武王服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
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
開厥顧天以威開其能顧天之賢者大動紂惟
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族惟衆方
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克堪用德惟
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
典神天以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故惟用敷我用
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今我曷敢多詰我
命以正波衆方之諸侯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詰汝而已
謂諸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行寬裕之道於波衆旌爾曷不夾介又我周
欲其戒四國崇和協也波何不下見治於我
王享天之命周主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今波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波常居臣民皆
命尚得暇波故由波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
命而自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波所蹈行
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波所蹈行
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波乃不大居安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是波乃盡播棄天命

正波赤愛我乃自為不常播棄天命是汝我惟時其教

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信于正道故其教

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信于正道故其教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波

不用我命我乃其大下誅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波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

寧乃惟爾自速辜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而以道告波衆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成周

之監此指謂所遷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

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

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

明是波惟能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波庶幾不自入於凶德克闕于乃

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敗爾田波能

閱則于波邑而以波所謀為大則汝乃勝是

洛邑庶幾長加敗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

改而田

善得反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邑里 波能修善 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 迪簡在王

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

波事有所服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

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王曰我不惟多

士波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 爾乃

天祚矣 既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我則致天之罰離狄爾土 若爾乃為逸豫頗

波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之行 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祗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是惟汝

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 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 立政

言用 當共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子王矣 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

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士 綴衣虎賁

周公朋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 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

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
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

茲知恤鮮哉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人迪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籲俊尊上帝惟有人道

之時乃有卿大夫宰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帝迪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之行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教其君以立政君矣

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民九列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入茲乃三宅惟君矣

無義民謀下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

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商桀德惟乃弗作往

任是惟暴德因後桀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

德之人故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桀

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

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嚴惟不武克用三

宅三俊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

陟不

嚴

不

三

三

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嗚呼其在
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
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為過德
不任帝欽罰之乃狎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
天無親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有賢俊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宅三俊故能

以敬事上帝立民正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長謂下郊祀天建諸侯
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
趣馬小尹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
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
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
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太
舉文武之初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以爲法則

以爲法則初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之衆帥及

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文王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文王罔攸兼于

廣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

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慎擇是言用

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是言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

衆慎之事文王無敢自亦越武王率惟救

功不敢替厥義德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惟

矣可不勤法相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繼自今犯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

人牧夫我其能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

之言知不盡心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

慎時則勿有聞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

有以代之言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

不可復變言政當用善善在一言而

彥以又我受民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

終惟有成德之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

不圖

不圖

咸告孺子王矣

美言皆以告維子王矣

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

庶獄慎惟正是人

之

之

文子文孫文王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

商入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牧夫準人則

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

言用古商湯亦

政

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

國則罔有立

政

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國則罔有立

政

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聖之國

政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利人

繼自今

立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立

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勸治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立

王之孺子孫言維字以即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政

司之牧夫

其重刑慎官人欲其克誥爾戎其

政

以陟禹之迹

其當能治汝我服其器威懷

政

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

我狄無有不

政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其

政

惟克用常人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

政

惟克用常人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

政

曰太史

順其事刑

政

曰太史

告太史

政

長我王國愈生為武王司寇封燕國能用
國言主獄當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
求蘇公之此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
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

經二千五百八十六字
注四千七百二十五字

尚書卷第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正十六半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

後事相因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周

官言周家設官分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

撫萬國巡行六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

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

司之王曰若昔太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